

木且苦苦的故事

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康定采风队

在太阳还没升起的黑暗日子里，雅砻江畔住着一个叫木且苦苦的农民和他的阿娘，靠耕种地主呷里干果的一小块土地过活。他们象备上鞍子的马、馱了茶馱的牛，成天不停地劳动着。可是就是这样善良、勤劳，生活还是得不到温饱。说起他们的痛苦，骷髅眼里也会流出泪来。

木且苦苦家有一头犏牛^①，这还是他爹在世时打着几只狐狸，用皮子换来的。地主早就想霸占这条牛了。他那饿狼



^①犏，音Rien。犏牛是牦牛和黄牛杂交生成的牛。

眼睛成天盯着牛，他那狐狸脑袋成天打着主意。

一天，呷里干果要上康定城去，他对木且苦苦说：“当我从康定城回来时，你们一定要告诉我：锄了多少锄，如果说不出来就把犏牛没收了。”

木且苦苦的阿娘着急了。天空飞翔的大雕，它能知道自己展了多少次翅膀吗？锄了多少锄能记得清吗？开头，他们锄一下，就往怀里放一棵元根子^①。哪知，很快就乱了，而且锄了好久才锄了一小块地。阿娘急得哭了。

木且苦苦安慰阿娘说：“不要着急，阿娘！小河没水还有雪山，我们没法还有乡亲们呵！”

于是他们向乡亲求救。一个叫卓玛竹的姑娘给他们出了一个好主意。

她说：“对付狡猾的狐狸只能用更狡猾的办法。你用不着去死记锄了多少锄。等地主回来你就这样回答他吧！”卓玛竹把办法告诉了木且苦苦。

木且苦苦无牵无挂地劳动着，再不去管地主的鬼花样。一月以后，地主回来了。他问木且苦苦：“怎么样？是告诉我锄了多少锄呢，还是把犏牛给我？”木且苦苦说：“犏牛永远在我家，就象这座硬山永远在这里一样。锄了多少锄已经记住了，但是你要先告诉我们，你的马到康定一共跑了多少步？”地主当然答不出来，象一只挨了几棒的狐狸，扫兴回家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地主又要上康定城了，他骑着马走过木且苦苦的田地。母子俩正用牛子^①砌着地边。地主大声对他们说：“喂！木且苦苦，我要上康定去了。等我回来时你们一定要用牛子^②缝件衣服，如果交不出牛子^③衣服，就交犏

^①元根子，藏区一种农作物，种子小而圆。^{②③④}藏胞称石头为牛子

牛吧！”

木且苦苦的阿娘着急了。这简直是拿雨織布；拿水当綢样的难呵！牛子怎能縫衣服？阿娘急得哭了。

木且苦苦安慰了阿娘，就去找卓瑪竹。聪明的卓瑪竹又給他出了好主意。

地主又从康定回来了，他滿以为可以得到犏牛，于是对木且苦苦說：“怎么样，犏牛該交出来了吧？”木且苦苦回答說：“犏牛永远为我家耕种，就象雅礮江永远从我家門前流过一样。”

“那么，把牛子衣服交出来吧！”

“牛子衣服已經裁好了，就等你回来給我們用沙子做的綫，給来吧！”木且苦苦伸着双手。地主怎么拿得出来呢？于是地主又失敗了。

当狐狸的伪装被識破后，它就露出了它的猙獰面孔。当地主的两次阴謀都失敗以后，他就只有公开的搶夺了。半夜，他带着几个管家包围了木且苦苦的房子，趁母子俩正熟睡的时候，綁起木且苦苦，搶走犏牛，还把他的阿娘推下崖去。

地主和他的管家們带着木且苦苦往山上爬，他們害怕把木且苦苦弄死在寨子里，想在山上把他弄死。爬上悬崖，地主对木且苦苦說：“好啦！休息一下吧。”他們让木且苦苦睡在崖边，他們却在岩里边煮肉吃。煮着煮着，地主和他的管家們睡着了。木且苦苦在光石上磨断了捆着他的牛筋，把地主的金狗儿①摆在悬崖边。他穿上地主的牛毛雨衣，坐在火边吃起牛肉来。天快亮了，地主突然醒了，想起崖边的

①金狗儿，用金子鑄成狗形的一种貴重宝物。

木且苦苦，連忙爬起來，一脚踢過去，“乒”的一聲，金狗兒掉下去了。他還以為是木且苦苦掉下崖去了，高興得要命，一邊躺下來一邊罵：“你去吃吧！穿吧！”

天亮了，地主和管家們醒來，却見木且苦苦穿着牛毛雨衣在火邊睡着了。再一看：金狗兒也不見了。地主急得叫醒木且苦苦。木且苦苦說：“誰把我的好夢吵醒啦！一頭餓狼正追趕小羊，我這麼一箭就把它射死了。”

“喂！誰管你夢不夢的！我問你，金狗兒哪里去了？為什麼你要穿着牛毛雨衣吃我們的牛肉？”地主氣勢汹汹地問。

“喝！這一切不都是你叫我辦的嗎？”木且苦苦不慌不忙地回答，“我正想睡啦，你的金狗兒却叫我和它交換位子，說它壓在你的頸下怪不舒服，我剛想去替換它，誰知你翻身起來就把金狗兒踢下去了。你還對着我說：‘你去吃吧！穿吧！’雖然我不冷，肚子也挺飽，但不敢違抗你的命令，我穿上了這件牛毛雨衣，吃完了鍋里的肉。”地主無話可說，只好把木且苦苦帶回家去了。

木且苦苦到了地主家，当了农奴，成天和牛羊住在一起，过着牛馬生活。就是这样，地主还不饒他。天阴偏遇下雨，水大偏遇化雪。一天，地主借口木且苦苦在松耳石的桌上放銅壺放重了，弄坏了松耳石桌面，要處罰木且苦苦。他們把木且苦苦捆在雅礮江橋下。

天，黑沉沉的，烏雲密布。脚下江水嘩嘩流過。木且苦苦看着阴沉的天，再凝視着遠遠的雪山，然後對着脚下的江水唱着：

大山被雪蓋滿了，

太阳呵！

你什么时候才出来？

天空被乌云遮住了，

乌云呵！

你什么时候才滚开？

他唱着，唱着，想起了自己的遭遇，想起了不知在何处的阿娘，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远地过来一个骑马的人。他就是从印度学经回来的呷那翁姆，地主的弟弟。他见一个人在桥下，就很奇怪地问：

“喂！你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呀！我在这里练腰劲啦！”

呷那翁姆一想：我的腰杆不正在疼吗？不如跟他学学。于是他对木且苦苦说：“你把我也吊在那里学学腰劲吧！”木且苦苦回答说：“不行！你们有钱的人吃不消的，要是练出来可就好啦！”呷那一听，就更坚持要学了，他对木且苦苦说：“教我吧，我愿把我的金狗儿送给你。”

“好吧！既然你这么诚心，我也不推辞了。”他叫呷那解下自己的牛筋，再把呷那拴上。他对呷那说：“好啦！你就这样练吧！千万注意不要说一句话，一说话就不灵了。”

木且苦苦拿着呷那的金狗儿躲到山坡那边等着。天黑了，地主和他的一个管家拿着刀，到桥下来了，他们一声不响地割断拴在呷那翁姆手上的牛筋，呷那噗通一声掉到河里淹死了。

木且苦苦想：好啦！我带着金狗儿回去找阿娘去。可是狡猾的狼还在，不是一个后患吗？他又想起卓玛竹说的

話：“对狡猾的狐狸應該用更狡猾的办法。”他决定回地主家了。

天亮了，他拿着金狗儿走到地主家門口大喊：“呷里干果！我回来了！”地主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怎么？他还没被淹死呵？”木且苦苦拍着金狗儿說：“淹死？喝！我还发财啦！”一听说“发财”二字，地主忙从里面跑出来。

“我被人把繩子割断掉到河里，原以为准死啦，誰知水神接見了我，还答应送我貴重东西。我只拿了一个金狗儿咧！”他把金狗儿高高举起，金狗儿在太阳光下閃閃发光。貪心的地主赶忙說：“我去行嗎？”

木且苦苦眯着一只眼睛看了看地主說：“行呵！象老爷这么有錢的人，一定会得到更貴重的东西。”

地主高兴了，决定让木且苦苦把他捆在雅礮江桥下，他也要去寻宝。地主的有錢亲友們都滿滿地挤在岸边，他們羡慕呷里干果有这样好的运气。正在这时，木且苦苦對他們說：“听着！老爷下去了一定搬不了那么多宝物，等他下水后，如果搬不了，他就会向大家招手。那个时候，有錢的老爷們，就可跳下去帮忙，搬上来大家分。”

呷里干果也在桥上点着头說：“好說，好說！”

木且苦苦叫大家注意，用刀割断牛筋，地主那又胖又重的身子立刻落到奔流的雅礮江里，他没看見水神，却只感觉水往肚里涌，他知道受騙了，向他的亲友招手求救，这时岸上的有錢老爷都以为呷里干果寻到了宝贝在請求帮忙，連忙爭先恐后的跳下河去。无情的雅礮江水冲走了这群肮脏的尸体，快乐地唱着。

木且苦苦象从老虎咀里逃出的綿羊，他又回到青草地上。

（肖惠群插图）

康定县貢布 讲述

康定县陈青云口译

(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五期)

只要一口袋

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康定采风队

阿克登巴听说俄洛官寨的土司要招长工，就去了。对土司①说：“土司，让我给你干活吧，我一顿只吃一碗糌粑②，一年只扛走一口袋糌粑当工钱。”土司一听要这么少的代价，请这么强壮的一个长工当然答应了。

吃饭了，土司老婆故意给他一个小碗，大家都看着他：这么大个汉子，吃这么一点能饱吗？谁知他不慌不忙地接过碗来，倒上茶，然后放糌粑面，稀了，再加糌粑。又干了，再加茶，如此反复几次，阿克登巴就捏成很大的一块糌粑了，再大的肚子也填得饱。土司一家看着心疼，但又无话可说，只有自认倒霉。

饭吃完了，土司对他说：“我把羊儿喂大了，它还要让我剪毛。你吃了我这么多糌粑，该给我多干点活才对！来，你和这头牛把寨子西面那块地犁完吧！”

①土司，旧时候少数民族的世袭长官。

②糌粑，音zanba，是西藏人的主要食品，把青稞麦炒熟磨粉，用茶或酥油拌起来吃。

这不是故意出难题？一头牛能耕地吗？^①何况又耕这么一大片土地。阿克登巴一边赶着牛一边想着，突然想起一个好主意。他把牛赶到树林里拴在树上，用刀割下牛的尾巴。然后把牛尾插在地里。准备停当，他就朝寨子喊：“不好啦！喂，快来人呀！牛钻到地里去了，快来呀！”

人们从四面跑来，阿克登巴双手扯住牛尾巴，做出十分吃力的样子。土司一见连忙跑上去，抢住阿克登巴的腰杆扯，扯不动，土司的老婆来了，还扯不动。土司的儿子女儿都来了。一下，牛尾巴扯出来了，大家后仰倒成一长串。阿克登巴提着牛尾巴生气地抱怨说：“看你们啦！为什么使这么大的劲，把牛的尾巴都扯断了。”



“跑啦！一定到地那面的印度去了。”

“一定惹了喇嘛庙啦！”

“一定——”大家乱七八糟的猜测着。

^①藏区都是用两条牛耕田，把绳子套在两条牛的角上，由于绳子套在头上，所以一条牛拉不动。

土司气得没法，只有拿着条牛尾巴回去。这天夜里阿克登巴悄悄跑到树林里，把那条无尾牛赶回家去。

过了几个月了，一天早上，土司饭也没给阿克登巴吃就叫他去杪^①地，他说：“我饭都没吃，杪啥地啊！”叫他背油渣子^②，他又嫌有刺。土司急了，“你这人简直是魔鬼，说吃一碗糌粑结果吃了那么多，叫你耕田，你让牛钻地。好，好！我自认倒霉，你滚吧！”

“什么，滚？没那么简单嘛，工钱拿来！”

土司总想快点把阿克登巴赶走，而且一口袋糌粑也不多，他答应了。阿克登巴跑回家去拿了条大口袋，土司装呵、装呵，就是装不满。土司想，反正他扛不回去。装满这大口袋，土司说：“你扛吧，从这里扛回你家，不许歇口气，一歇气就全还给我。”

“好吧！”阿克登巴连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

他吃力地背着口袋，艰难地迈着步子走着，土司在后面指着说：“看吧！走不出寨子他就要歇气了。”

阿克登巴背着这沉重的口袋好不容易才走到山脚下，他放下口袋就往回走，对土司说：“阿叔，麻烦你一个多月了，我回去啦！”

“谁叫你歇气的！”土司说。

“不是我愿意歇气，而是走的时候，忘了跟阿叔告别。”

说着，说着，阿克登巴就往外走，气已经歇够了，他又背着口袋爬山，爬到山顶实在背不动了，又跑下山来，到了

①杪(chao) 一种农具，象耙，齿很长，上有横柄，耙田后来碎土。

②油渣子：它是山上一种细树枝，用来铺地板。

土司家。土司問：“你为什么又歇气啦！”

“哪儿是歇气，我是回来拿靴子的，我把它忘在馬房里了。”說完他进去拿着那双烂靴子出来走了。

他又扛着口袋向山下走，下山的路更难走，走在半山实在走不动了，他又放下口袋往土司家里跑去，对土司儿子說：“阿哥，以后你們請长工时，又請我吧！”

“誰还敢請你！”土司气得拍桌子，“你为什么要歇气咧！这口袋糌粑是我的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的？！我根本沒歇气。我是回来講生意，找飯碗的。”說完，阿克登巴就走了，他扛着糌粑口袋走下山去，山脚下就到了他的家。

（肖惠祥插图）

康定县 洛桑志瑪

吳行之等 駢 譯

（原載人民文学1959年第五期）

巨 人

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康定采风队

客措巴布原来不叫这个名字，只不过因为有一次一条野牛闖过来，他拼死命一拳把牛打开了，从此他就把名字改成客措巴布，意思是，一拳可以把牛打得远远的巨人。他自認為自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巨人，一拳能把牛打得老远还不算勇敢嗎？他越想越得意，仿佛高山都可以被自己打开似的。寨

子里的人都警告他说：“谦虚会使人不断进步，骄傲会导致落后和毁灭。太阳经常地放射着光彩，月亮一满了就要残缺。”但他仍认为自己的确是了不起的人物。后来人们告诉他：“你别把自己看得太粗太大了，山那边有个叫重加察勒的巨人，他可以把一百头牦牛放在肩膀上，还有个叫路巴客朵的巨人，用九张牛皮做条裤子都不够。他们才是真正的巨人啦！”

客措巴布很不服气，他决定去找这两个巨人比武。

他翻过山顶来到重加察勒家里，重加的阿娘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呀，年轻人？”

“找重加察勒比武的。”客措巴布气昂昂地说。

“他上山打猎去了，你怕不行吧！你虽然能把牛打开，但只有一个拳头还行，而我的儿子一肩就可以放一百头牦牛^①。你回去吧，打死不是好玩的。”重加的阿娘再三劝阻。

客措坚决不答应，他相信自己的力量。重加阿娘没有办法，只有对他说：“我的儿子一顿要喝五十壶酥油茶，一百斤牛肉，一口袋糌粑。如果你也吃得完，就能打败我儿子。”她端出这些东西让客措巴布吃，客措巴布不管怎样卖力也只能吃十分之一。重加阿娘对他说：“回去吧！你不是我儿子的对手。”但是客措巴布不愿走，他认为自己虽然吃得少，但的确是个巨人，他一定要等着比武。

下午，重加察勒打猎回来了，客措抖擞精神迎上去，谁知一看就泄气了，重加的左肩放了一百多头死獐子，右肩放

^①牦，音毛mǎo，牦牛产在西藏高原，善于爬山载重，身体两旁和四肢外侧都有长毛，尾毛也很长，西藏农民常用它拉犁，肉乳可供食用。

了百多条雪猪，啊呀！客措巴布怎么是对手呢？他吓得跑了。当重加从阿娘口里知道这件事后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他不屑去追他。

客措一边跳跑一边想：“这个巨人我打不败，那个用九条牛皮做裤子都不够的巨人一定没什么，他不过肚子大而已，九条牛皮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客措巴布还不是可以一拳把他打得远远的，象打牛一样。”

他想着想着，仿佛自己已经打败了路巴客朵，他急急忙忙地走着。天黑下来了。路很难行，而且又不知道路巴客朵住在哪里。他想找个地方躺一个晚上，明天再走，恰好看見路旁有个山洞，他高兴地钻进去，却没料到钻到巨人路巴客朵的裤脚里来了。路巴客朵感到大腿上痒得很，连忙伸手进去。一把把客措巴布当成跳蚤样捏起来，还一边说：“看你还咬不咬我！你这个小跳蚤。”

“不！我是人啦。”客措巴布吓得连忙解释。

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！”巨人路巴客朵问。

“我是客措巴布，就是一拳可以把牛打得远远的人，我要找路巴客朵比武，他穿九条牛皮做的裤子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
“哈！哈！”巨人一边笑一边放下他说：“我就是路巴客朵，有什么了不起吗？”

一听这巨人就是路巴客朵，他吓得往后就跑，从此他再不冒充勇敢，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。

康定县 扎 西 讲 译

（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五期）